

書名 新刊繡像昇仙傳演義五十六回 光緒二十五年文成堂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18
 編號 D8681600

卷六

新刊繡像昇仙傳演義卷一



一回 嘉靖谷開科取士 齊小暗者滂屠書

嘗謂天下大勢。士農工商各居其一。求各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農耕於野。以及
 名色。藝無不自食其力。大約皆朝夕經營。務且途得志者。則意氣揚。自
 鳴得。失時者。則垂首喪氣。怨天尤人。甚至寡廉鮮耻。卑屈乞恰。孰能赤破紅
 塵。拋。鄉井出乎四民之外。不人倍情之中。閑言提過。引出一部昇仙傳野史
 說的。洛小塘功名未隨。立志修行雲遊四海之外。受盡垂苦萬端。得遇異人
 傳授。循行善事。雖則惹了无限灾殃。終至羽化。屍提綱叙明。話說明朝
 自。武掃除宇內。位登九五。傳在嘉靖。皇帝這位。原是討為胡廣。藩王
 國。因。神。晏。駕。無人承統。把這位王谷取進朝綱。承襲天下。真乃風飄雨順
 日早朝。文武百官朝參已畢。分班站立。忽從班中閃出一位官來
 杯萬歲。天子奔且認的是閣老。高說先生。今日出班。有何事奏
 啟我主。今乃上元甲子。大比之年。理應開科取士。乞我主走尊嘉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1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1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繡像昇仙傳演義五十六回 光緒二十五年文成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昇仙傳 卷下



新刻繡像昇仙傳卷六

新刻繡像昇仙傳卷六

第三十五回

一枝梅借宿報信

于日英全孝救親

話說老者見一枝梅問于嗣公的寓所遂開言說道別房的師付但在衙門裡
邊惟有他住在后宰門大街西面易黑版打門隔壁是一個紙馬舖那地方好
伐多着的喇一枝梅听罢將手一拱直扑后宰門來找到于家門首適趕着有
个小子出來他上前問道于師付可在家底我今合他有緊緊的話說小子聞
言進去報於嗣公嗣公只當是年七差人前來問信公付請到書房裡坐下
嗣公從裡邊出來一見枝梅身高六尺膀仁腰粗門樓頭硯四面甚是凶惡作
揖叙坐吃過了茶嗣公說尊客貴姓有何事見諭一枝梅帶咲聞言說小弟此
來有一件事情相求只因高舍親那件官司甚是屈枉聞听先生仗義的人
救的人特意前來奉求救他一救嗣公聞言連忙說道這是不中用的合親犯
的是人合重罪昨日已竟當堂回招叫我怎樣救他一枝梅說先生姜矣舍親
若是正杀人自然難說他原是被入陷害自古道更不奎官不行你既然管着

這件事情那有作不來的嗣公說你這人好糊塗難道我高相公有仇必定要他與人償命不成一節是他定了口供三節他這不對頭磨牙怎們既係親戚難道还不知道麼一枝梅微上冷咲說于嗣公你只怕他那對頭磨牙你可認的我一枝梅你與本官通同作做誣害好人我今心懷不平前來煩你救他你若先了便罷若要不然今夜放火燒了你的房子我新近又偷了朝廷無數良子一朝事犯必定板你是個商主今日暫且失陪借三人再算賬罷言罷起身就走了嗣公聽說他是一枝梅心中着忙口呼義士有話慢上的商說一枝梅說你既不先還有什麼商說于嗣公說非是在下不先只因本官受了年七的賄賂斷不肯開放令親若娶救他除非詳明本府從府里打点受當令親方得活命但只一件这个使費非千金不可一枝梅說這却容易只要你去打点官司于兩良子三日後如數送到似你我作丈夫的人能說能行你受在我跟前失信那時小弟得罪別了後悔言罷親手出門走到棋盤街土一吉点响關了戒門一枝梅見是不能出關心中想道我今日到高相家一來取信

來道循有何不可想與高相家門而來于日英自從送飯回來正首悲啼不止忽听的有人打門連忙叫了奴夫問了奴回來說是該送進京的一枝梅月英所說即叫了奴將他請進透房道這方福說息人山東路上于公打救送我夫妻進京此息此德終身難忘我六現今又遭冤枉身在南牢息公既然前來怎樣設法打救打救言罷雙膝跪倒淚流滿面一枝梅連忙打躬說備人請起吾師濟小塘有言在先知道高相公到京有難叫我在此等着救他我今早已到其上打点受當但是許他于兩紋良一時湊不起来我想合尊大人現做部堂可以叫他幫助幫助月英聞言長嘆了一聲把于退思听后妻之言不救女措昨去求情破起出來的話說了一遍一枝梅听到這里不由的心中動奴暗上的死恨說既然如此明日我再亦理去與于月英子恩方謝叫來與送往前邊書房以內安歇一枝梅到了書房之中回手把門關上心中想道可恨于戶部嫌貧愛富不認親情今夜晚間何不偷他几兩良子以作救高生的費用主意一定渾衣滾在坑上遲不多時听了听鼓打四更番身爬將起來脫

丟長衣札上搭包一切應用的家伙帶在身邊迈步出房將門扣上把那身子一縱早已到了房上子退思的住宅原來兩草帽衝衝不過半里之遙賊仙素知路徑在房上行走如兔而往西去正往前走只見一家院內有人打着灯笼一枝伏在房上往下觀看見是一個女人桃灯在而后面跟着一个少年男子那女子言道今乃大朝之日老厭物再也不肯出門被我死活說着他緣去子快同我屋裡去罷二人一行說着進房將門閉上一枝梅知道是不姦夫斬上跳下房來在窗外暗听只听二人雲雨已畢那女子言道偕二人情極意投恣虐着能以常上相守夜上取樂緣好姦夫說这个如难你丈夫常在家中如何能這等便直女子言道不是這樣說法你若肯与我做夫妻偕二人逃往他方隱姓埋名好过日子姦夫說倒也使的但是手內无錢如何是好女子說這却不难我的首飾也值三五百兩老厭物新近又給官府亦了一件事情賺了七八百良現今俱在皮箱之內只用你明日想个地方偕好同走一枝梅听到里心中暗想這姦夫也是老子的運好不該破財待我取了這个現成的去罷不我

一時鼻声响動灯未息滅二人竟自睡了一枝梅將門捲開走到床前見二人臉对着臉兒交頸而睡看罢火起心中冤恨說這樣无耻的淫婦敗壞人倫要他何用我今日送他歸陰認母投胎叫他另嫁好的去罢遂從腰中抽出刀來將二人双上杀死闌上箱子把金良首飾粧在搭包裡邊出門上房從田路回到高府書房之中將長衣穿上坐了一回天色亮把來與母將出來說你与我多七拜上你家奶七就說高相公的事情全在我一人身上只管放寬心罢言罢出門一直到了于刑房門首叫開大門走到書房之中見了于嗣公說幸不辱命解開搭包往坑上一倒嘩喇七一声响亮倒了一坑嗣公一見黃的是金白的是良还有一些首飾珠寶看罢心驚明知這些東西來的不正却又不敢推辭向一枝梅問道這些東西是多少呢一枝梅說子師付你只管收了不必害怕你就不收这个官司也是要你周全你只說叫我几時來討信罢于嗣公說義士不必情意遲兩日間信就是了一枝梅告辭出門于嗣公騎上驢子到了年七家中見了年七說七太爷高仲率雖然道並無凶器難以問成死

罪况且他妻尋死覓活倘或尋了拙見七夫令豈不自費了良子不如打果裡
詳報到府把高仲峯問个軍罪不許携帶妻子家中只剩一个女人难以过活
那時再叫媒人說親就易成不年七被于刑房說的心動連忙差人与知府送
礼說知此事與裡文書上去立時批准把仲峯死在陝西庄郎衛的永軍不許
携帶妻子一枝梅得了此信報於月英这且不提且說陳知果見府尹把高仲
峯批成重罪明日就要起程忙把解役的名字呈送上去府尹点了一名解役
乃是王英年七聞知又煩于嗣公拿二百良子給王英叫王英路上害了仲峯
帶个馮掾回來还謝紋良二百兩王英得了这宗良子回家而去且說王英的
妻子姓刘名叫素貞問知夫主良子的來歷力劝夫主休行此事王英那里肯
听反道穷命賤人長穷命賤人短罵了一頓往街上買東西去了夫人刘氏見
丈夫立意不從心中又惱又恨又怕將來事犯又去受罪把心一橫遂將未滿
三月的娃子活上摔死自己思慄命尽王英從外边回來到了房中一看只皂
的双足乱跳放声大哭上了回子到衙門中与班頭說知同着地方把妻子埋

了家中的物件交与鄰舍守着守性衙門中禁着起解不提且說次日清晨知果
把高仲峯提出盜來當堂上初交何王英就要起身于月英在果前前边見解
子挽着丈夫出來手相脚繚展展如柴走上前去一把拉住放声大哭夫妻二
人悲七切七到了彭儀門外仲峯止步言道妻不必遠送息然你再送我倘
二人終須要别不如你早些回去我这心中倒还好受月英聞言淚流如雨將
兩套冬衣交与仲峯又樹了几盃暖酒叫他吃了說天主你我今日遠隔不知
何年月日總得相見可有什应遺言囑付几句仲峯聞言滿面淚流說妻事
到如今我也沒的什应話說只恨當初不听妻之言至有今日这也是我命
中造定諛當如此我这一去死生未定抛的美妻青春少年无依无靠你想起
來只退我不可思念我了言罢痛哭從袖中掏出一張婚書來遞与月英月
英一見又痛又惱說夫主我為你受尽艰难指望有个團圓之日白頭到老
誰料想做出這樣狠心事來如今看將起來不如我死在你眼前却还于淨
說着說往牆上一頭撞倒在地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為全節對夫剜目 困救友威嚇解公

話說高仲奎見于氏撞倒在地昏迷不醒不由的兩眼淚流哀聲長嘆走向前去把夫人扶起呼喚了几聲這夫人纔醒轉過來仲奎說夫妻非是為夫的消情做出這樣狠心事來只因年七為你將我幽害等我起身之后他要再行伯道那時只怕就由不的你了于月英聽見這話知道是丈夫有了癡心今日若不做个結是久后見面難以取信遂把心一橫拿回玉腕將眼剜下了一個立時之間鮮血直流昏倒在地仲奎一見心如刀撓一枝梅在旁啼聲不止說高相公令正為你心劫使碎痛斷肝腸你在監中那里知道今日分別你却說出這樣話來怪不的令正着急我今有个兩全之意不知你二人肯与不肯仲奎夫婦一齊言道息公之言无不從余一枝梅當下把與婚書合月英要將過來一撕兩半分与二人說你夫妻各人收着一半日后團圓作个憑証豈不是好二人聞言各自收了一半月英近前拉住仲奎付耳低言說奴今怀孕在身男女未定你恰也留下个姓名久后成人好叫他前去尋父中奎听说含淚開言

說是天若要不得高門之后生下一田方奶名叫他丁即官名叫他再與若是一女那就不必論了月英听罢築七記筆自從腰中取出一面鏡子在地下摔開的下一半滿与仲奎一半說夫主倘或日后有子尋父这就是个憑據妾今日已竟剜目你在途中也就可以放寬心了一枝梅上前言道夫人不必傷心今日已分別自有相見之日且請回去保養傷痕要係我還有話与高兄計設月英听說走到仲奎跟前說夫主保重妾要回家去了言罢扭頭硬着心腸往前行走街上那一些觀看人等个个落淚这且不表且說一枝梅劝的于月英回家而去把仲奎同王英約到一个酒舖之內湯了一壺酒要了兩盞小菜滿斟一盃遞与王英說差公我這舍親原是屈枉官司一路上的照應全要仗賴你了王英見一枝梅行丈高大生的又凶道忙應道这个自然一枝梅正然說着好話把眼一瞪說王班頭你可認的我应在下姓苗名慶溥另一枝梅料想你也知道你若受了年七的賄賂在路上有什应動作我可是逐后跟着你的走的那時節我要得罪於你你可不要后悔王英听見一枝梅三字心中害怕說苗公

太多心了我合高相公无恨为什应难为他呢一枝梅說这事由你我
不过說在这里彼此犯个準備就是了一行說着还了酒錢三人出店拱手相
别一枝梅回到店中收拾行李回山東不表再說于月英辞夫回家諸日痛哭
不多几目愁出一場病来睡倒月餘不能起身年七打究仲奎起解之后听说
于月英失去一目还不肯信叫媒婆去看了一回方信是实且是卧病在床素
目的風流半点全无贼人这緣死心悔当初不諫做出此事花開兩孕各踏一
枝且說王英押着高仲奎起解之時正是伏天日晒行人渾身流汗高仲奎那
里要过这等若只是哀告王英漫上行走王英那里肯依死囚徒長死囚徒
矩只是催着快走这一日走的离黄河不遠天交正午熱氣蒸人面前遇着一
处松林王英說囚徒可叫你奈何死人了進林歇去罢仲奎听说这话心中
大喜進林躺在地下就如癱了的一般王英一見把水火棍一擡坐在地下心
中暗想高仲奎这个囚徒兩腿帶傷一天走不了五六十里路走了半月有餘
还没过黄河今日这个地方甚是僻靜不如早些結果了他罢主意一定向仲

奎言道吹子你今休推睡裡裏裡只因你管家不灰縱妻上庙勾引其他求助
心所以緣生法害你昨日起身又給了我二百良子叫我路上結果你的性命
我看你兩腿帶傷步履艰难多活几日也是受罪不如我今送你早掃那世託
身与你妻子去罢言罢奎起棍來分頭就打仲奎一見胆烈魂无連叫解公饒
命王英那棍將至要往下落只听的林外大喝一声一溜火光直扑王英而來
王英回頭一看一陣昏迷扑倒在地高仲奎正然閉目等死忽听的咕咚响了一
声睜眼一看解役躺在地下旁边站立一人仔細一看認的是小塘連忙上
前跪倒說息公何拒得到此处若要一步求遲李生的性命完了言罢大哭止
求小塘打救小塘伸手與仲奎拉起說高兄当初若听愚言幸有今日这也是
你命諛如此貧道在濟南救貧等今日有难所以前來救你以后須要小心
不可任意言罢把丹旧的法水烙王英臉上一噴王英醒轉過來奮身爬起綽
棍在手總待要打仲奎忽見一个道人手執宝剑站在面前這王英大喝一声
好毛道你敢劫奪犯人麼小塘說好王英还不与我跪了王英听了这一句話

站在那里就像釘住的一般。洛仙微言合快說：王英你說，節道劫奪犯人，你受賄行凶，就不提了。王英雖被錠身法釘住，心里明白，他还不肯承認。說老道你說我受何人的賄賂，是良子是錢，那何人的過付？小塘說：「你徒你只當濟先生不知道，應年七給你二百良子，原是于嗣公的過付。誰知上天不容，把良子拿到家中倒惹的你妻劉氏榨死，頑子自己昂死，眼睜着的根，應還不知改過向善。今日若要放了高仲奎，便罷。不然的時節，我就將你一劍，余了一夕話說的。」王英毛骨悚然，不敢強辨。說神仙谷七你說的果然一字不差，只求饒了我的狗命。我情願把高相公放了。洛仙聽說把劍訣一撒，王英就活動起來。撒下大棍說：神仙老谷方纔說是姓濟，莫不是小塘，濟谷七成。小塘說：「正是王英連忙跪下說：小人瞎眼，多有得罪。神仙老谷了，小塘說你且起來，把高相公的牒鎖去了。還有話，誨王英不敢怠慢，連忙起來，把仲奎的扭鎖打開，大家坐在地下。」小塘向王英言道：「你今放了高相公，無有回批，可怎樣呢？」王英見問，眼合痛，淚家把未出門喪妻亡子的話說了一遍。說神仙谷七我如今思想起來，也回

不的家了，不如跟仙谷出了家。小塘說：「如此甚善，待我与高相公商議的散。」再說遂向仲奎言道：「高兄如今主解公，雖然把他放了，你也回不的北京，回不的祖籍，只得遠走他方。纔可以無患。仲奎說：「仙長，生息然願意遠走，后有盤費如何是好？」小塘說：「你且放心，我自有的道理。」又向王英言道：「你既跟我出家，也用不着多的盤費，把你腰中一百八十八兩良子，拿出來，與王英聽說，王英悚然，只受了年七二百良子的賄賂，除了發送妻子，与一路費用，整七剩了這些，即忙連包掏出，遞与小塘。小塘將包打開，取出了十錠，約有五十多兩，仍用將包捲上袖中，取出一封柬帖，一併遞与仲奎。說高兄，你此去竟奔正南，過了黃河，任意而走，有急難之時，方許折此柬帖。一看仲奎听罷，倒身下拜，說：「不尽的于恩，方謝回身，又拜了王英，洒淚而別，直扑正南而去。王英打死仲奎，走了遂叩拜小塘為師。小塘与他改名叫作玉從善，甚是歡喜。說師付僧也走，小塘說：「你要往那里去呢？」從善說：「師付走到那里，弟子跟到那里。」小塘說：「如今你且不必跟着我走，我还要回到洛南，亦理濟貧之事，你可把這十兩良子帶

在身邊回轉北京與高仲拳的妻子送个信去從善聽說摆手言道我的師付你是叫弟子送死去了弟子在北京宛平渠當差誰不認的這一回去无有回批着叫官府知道那時恁麼了的小塘說這却无妨我有一道交相靈符你帶去掖在帽簷和边人就不能認的你了言罢从直袋內取出靈符遞與從善從善說師付別了哄我這可不是頑的濟仙微上冷咲從腰中取出一面鏡子叫從善掖上靈符自已照了一照果然變了形像從善心中大喜說師付我這一去見了高氏娘十他若認不出我來不說我是報信之人只當我是个撇自的怎灰樣呢小塘說你到那里去了此符他自然就認的你了你就說路上撞見我來救他丈夫你務善念放他逃走自有相会的日子不必相念可將你這十兩良子與他由下九兩剩一兩作你的盤費他如今懷孕半年八后生了兒子叫他于万口穩瞞着眾人恐怕年七知道天生意端傳了此信即到山東濟南府臬突泉去見我王從善領命仍回用路而去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王從善仗義反信

胡尚書欺迫手淫

話說小塘打發從善去后一架祥雲回到洛南此時一枝梅也從京中回來彼此把前后話說了一遍俱又歡喜不提且說王從善那日到了北京將交相符掖上進章儀門一直走到仲拳門首天已黃昏竟無人認的看了看左右无人將門插了兩拍把了奴叫將出來說你快去稟你主母我与你家相公帶信來了要見你家主母面講了奴聽說報於于氏于氏說你可見那來人來麼了奴說我從門縫中瞧着是个年老之人于氏說既然如此前堂点灯請他進來了奴領命到了前边將灯点上開上大門把從善請進復又將門閉上從善來到堂前見了于氏把靈符一去忽然變出本像把一了奴同于氏嘴的驚疑不止從善說高大娘不必心疑我是解俊王英与你送信回来了于氏听说仔細看了一看果然不錯王英遂將路遇小塘放走中幸特意回來送良子報信的話說了掏出良子放在桌上于氏于思万謝要由從善酒飯從善再三不肯又把小塘囑付的話述說一遍告別出門連夜奔濟南不表再說仲拳自別了小塘渡過黃河悲切上走了几日这且走的甚是飢渴赶到一个庄村飯館

第三十七回

之中正然吃飯忽听的隔壁一家人家痛哭其聲甚慘問及過賣的方知是个催粮的里長只因輸了十兩官良比較甚榮把妻子賣了賠補官良如今就要分別所以痛哭仲奎听了這話觸目傷情遂起了一片惻隱之心要備濟他夫妻不散煩走堂的把里長叫到这边問其情由里長說是我一時沒有主意被人哄了所以輸了官良如今實妻陪補夫妻分別所以傷感不知客官叫我有何話說仲奎說老哥是我听見你夫妇的哭聲心中不忍有心周濟你几兩良子免的你夫妻拆散不知你心下如何里長听說淚流满面說若得客官如此周濟沒世不忘大德從今以后再也不敢賭錢了仲奎即把良包打開取出了兩小中錠遞与里長里長叩頭拜謝歡喜而去鋪中之人个个稱讚仲奎是个仁人君子誰知这个里長是个黑豆鬼見了高仲奎的財帛就起了一个沒良心的念頭這里長姓吳名良他有今妹夫名叫刘六兄弟刘七勇在路上丟包騙人財帛吳良見仲奎的良子不少遂勾刘六刘七在路上等候仲奎不提再說仲奎出了飯舖從前正走刘六赶上一路同行問長問短說此閑話刘七扮

了一个客人抗着被會低頭前行正然走着叭嗒一声把一个搭包吊下伴長而去刘六故意左眇右望跑將过去拾起來招着仲奎嘆道老哥你看这个東西沉顛上的至少有二百多兩這是借何的造化快些岔路到别处分了去吳仲奎說人家的良錢不是容易求的叫回他來給了他吳刘六說老哥他太忠厚了自右說天賜橫財不可辭若要不受反遭其害請將搭包遞与仲奎先往高粮地里進去仲奎此時也沒了主意把搭包頭右襟裏邊跟着刘六下去及至到了高粮地內左眇右眇並沒刘六的踪影胡亂蹣了一回依田上了大路只見迎面來了一人跑的喘吁吁的拉住仲奎滿眼垂淚說大爺可拾還了我吳仲奎明知故問說還你什麼呢刘七說是我方纔走的慌張把搭包吊了裡邊是做生意的血本若喪失了關係一家的性命此路並無別人准是大爺捨了來了仲奎听罷良心不昧說朋友你好不小心今日幸而是我若果遇着別人岔路走了你還能找他麼遂從被袋中取出搭包說這不是元對未動拿了去吳刘七接過來說大爺真是好人待我打開良包謝上大爺几兩說着說

把搭包開口朝下往地下一倒七出了一个包來劉七故意的冤枉說大令這原是我的良子包了仲奎說你這人好沒道理我好意還了你的東西難道你還賴我抵換不成劉七說大令不必動怒我原是青布包兒如今成了藍布的了且看七良子再誨伸手打開包兒看了一看原是一包生鐵劉七把眼一奮說你却也會做作將我的良子換去還糕好人若要還我的良子便罷不然的時節叫你眼前有社仲奎所說這話急的只是蹉手二人正然吵鬧來了兩個行客說二位是爲什麼事呢二人各自把話說了一遍誰知這兩個行客也是劉七的夥伴故意向劉七問道你說他換了你的良包你的原封是什麼包着捆着沒捆你先說了再往他行李中搜上或有或无再作道理劉七說我的良子是青布包着白棉線繩子捆着也有整錠的也有半錠的他這行李中若要沒有便等是我賴他這些話原來是吳良在飯舖中看見先對他說的那個客人向仲奎言道客官你有什么良包取出來大家看七免所爭吵仲奎不肯輕易取出三天不賊不答分說先把被窩查了一遍又把仲奎架住從腰中把良包抽將出來果然與劉七說的相同二賊說不必吵了這原是你的良子拿去了罷劉七接過良子往高樓地裡一攆佯常而去二賊倒把仲奎啞了兩口說你也没良心換了人家的良子還合人家胡賴不看你是個異鄉人的時節打你一頓還送官咧二賊說罷亦自走了高仲奎自己站在那里怔了回子只急的兩手拍胸暗叫皇天驅轉多公忽然想起小塘給他的柬帖說到急危之時方許拆看如今正在難中何不看七是什麼言語主意已定從順袋中掏將出來拆開一看上面寫着

因官閑情遇小人

竇財訛去又愁貧

速殺湖廣武昌府

自有息是來昭臨

后边督着一行小字若遇宦門長者可通真姓名自有好处仲奎看罷心內犯難樓中又无盤費又不知武昌府还有多远无可奈何問路前行既至走到武昌衣服行李已竟賣尽又赶着夏秋初天氣微寒垂首喪氣在街上往來行走不知道却是息星正然走着忽然聞天氣陰雲濛上細雨仲奎策行几步見

面前有座走馬門樓半掩半開裡邊放着一條板橙左右無人連忙進去坐下
等候雨止等了半天雨又不住心中焦愁口中吟起詩來

秋雨濛濛七声煩噪

金風飄飄七又送涼

離人對此淒涼景

木石淚眼望家鄉

吟的高興就如唱的一般看門的正在門房裡坐着听的有人胡唱即忙跑將
出來高仲牽咬了一口說撒野的狗頭這是什麼去處你坐在这里胡喊亂
叫还不快着走嗎仲牽大怒說好奴才怎敢罵人难道此處坐不的麼看門的
見仲牽不服抬起手來一個嘴巴打的仲牽暴跳不住的只是亂嚷且說這不
宅子乃是一位鄉宦姓胡名泰嘉靖丙午進士做到兵部尚書告老回家年過
六旬並無兒女這日正在前所看雨忽听的外面吵鬧遂叫小厮打着兩傘自
已親自來看到了外邊把看門的罵了几句叫他跪在一旁又把仲牽上下打
量了打量雖是衣服破盜像貌却是不凡胡尚書帶笑開言說足下休惱這不
奴才不過理理已有老夫同請他不知足下貴姓高名仙口何處仲牽見他

言語謙恭又是宦門遂尊小塘的藥帖把祖籍姓名與胡尚書說了胡尚書滿
面添歡將仲牽一把拉住說美姪你可認的我麼老夫姓胡名泰也是丙戌進
士曾為兵部尚書如今告老回家我合你合尊又是同年又是一拜如个久已

不通信了言畢將仲牽讓到待客廳上仲牽叩拜了胡尚書二人落坐公案胡

尚書問及仲牽家中景况仲牽不肯吐實直情恐怕胡尚書笑耻遂合淚言道

小姪的苦處一言難尽只因先父為官太有惹惱灰高他上了一本說是先父

私通外國聖上不察虛實批準此本死往錦衣衛審問先父合冤服毒而死合

家回了祖籍不幸先母辭世又遭一番天火把房宅燒了小姪无奈出外經營

半路之中又遇強賊將錢財劫去因此流落武昌早知年伯在此登門叩拜縵

是胡尚書听罢點頭贊嘆說那知美姪這等遭際既然如此就在舍下住下我

与你打弄个長久之計不知美姪意下如何仲牽听说滿心欢喜說多蒙伯父

相由只是打掩不便胡老谷說原是通家休說客話遂与仲牽換了衣服領到

內宅見過樊氏夫人又到前邊書房之中待了酒飯仲牽又給看門的說了情

胡老谷就叫仲奎書房申安歇自己回了內宅就問樊氏太七說天人你看高家年姪像貌如何夫人說好个品格日信定有好处胡老谷說夫人眼力不差我想倚天好年近六旬並無子女高年侄也是元裔无靠我欲犯他过繼爲子不知夫人以爲何如夫人說此意甚居明日合他商議看是如何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清晨胡尚書坐在書房与仲奎閑談了一回說美任我夫妻年已花甲並無子嗣如今你又流落在外无家可歸我有心过你爲子不知美侄肯否仲奎問言猶豫不决老院子向仲奎言道高老谷不必犯想你如今过与我家老谷爲子一則有了家產就是妻子功名俱不难了一句話把仲奎提醒連忙說道既蒙伯父抬愛孩兒焉敢不從只恐有辱侯門親朋見耻耳胡公大喜說我見不必大謙且去跟我見你母親等着擇日請客过了明路好把家業交付与你言罢同到后堂拜見樊氏太七一些下人俱來叩頭以大谷呼之胡老谷与仲奎改名爲胡繼業看到第三日請客家中忙乱了几日到了第三日上好不熱鬧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高仲奎重婚張氏

于月英生產了郎

話說胡老谷這日請客那些至親好友都送賀礼前席的酒席俱擺滿了及至各客落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高仲奎出來謝客就在旁边設了一席仲奎坐了那些親朋見仲奎品格非凡你言我語一齊誇獎坐首席的有一位口宦姓張名秉忠曾做过吏部天官也是年老无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夙英年長二十一歲尚未許人今見眾人皆誇仲奎他遂有了愛慕之心同坐的有一个風鑑先生叫就趙鉄嘴張口宦低聲問道趙先生你的眼力極好胡公子的像貌怎麼樣呢鉄嘴說依我看來胡公子雖有福像骨軟看寒功名未必有分止可坐享榮華得兩個貴子之洛張口宦听了心中暗想我把女兒許他上生下貴子就是我的外孫何必要他自己領貴呢想罢開言說趙先生我有心招胡公子爲婿你道如何鉄嘴說老谷既有此念待晚生作伐与胡老谷當面一講遂回胡口宦言道胡大人今日得此佳公子后必大貴从聞張老谷有位小姐德貌双全晚生今欲作伐与二位大人聯親不知二位大人以爲何如眾人听

說一齊言道一家是吏部天官一家是兵部司馬門當戶對正宜作親張口官
說我却也有此意不知胡年兄見棄与否胡公滿臉倍咲說雖承張年兄美意
只恐犬子不才有玷門楣趙銖嘴說二位大人不必誦了遂叫人提過酒來与
二家口官換了盅兒又叫高仲奎前來謝親仲奎滿怀心事且不能言无奈上
前謝親大家吃了一個大醉方纔散去過了幾日胡府下定擇了吉日張太
親自送親夙英小姐合仲奎詞房花燭且不必表再說于月英自從王英報信
之后雖然知道丈夫逃走又不知流落何處諸日家只是愁腸光陰易過十月
的胎氣將滿這日忽然一陣腹痛美人知是將要臨盆忙叫了奴到安府衙衛
請了一個李姥上來共候收生美人怀的這胎原是土方掌文童子胎九日
天榜有名定主大貴所以下生之時詎不艰难順上當上降生落草收生婆說
高六娘恭喜了生了个白肝的相公美人定了定神暗上的念伏吃過定心湯
叫了奴拿過包的現成的三兩良子遞与收生婆說大娘大費心了你
家太公又不在家加得有錢今日送我這樣厚仙叫我如何過意的去呢于氏

所哭兩眼淚垂說姥上你有所不知可恰我的天生合竟死車如余死未定
這也是上天有眼生下這條根芽多承姥上接濟活札不堪為說只敢把嘴放
穩別子傳於外人知道姥上說大娘放心我是不多說話的言畢出門回家而
去自此以后于月英玄閉門戶扶養孤兒煨于就濕過了三年不知不覺就長
到七岁美人合了个商說煩瑣壁周者者買了筆墨書紙封了一錢良子的誓
敬將孩兒送人对門李堂念書並不提起木姓只就叫他丁郎這即天生聰明
过目成誦不上一一年就能出口成章但只一件生來有些咽喉氣象李生們俱各
怕他這日師付不在李中李生們商議商說齊成駁子皆罵丁郎說你是個浮
萍種飄流根有名无姓浪蕩羔子我們不理你就是了你敢欺服人嗎丁郎听
說這話心頭火起趕着李生們亂打李生們說好个有娘无父的業障竟敢打
人你且回去問上你媽有了恁爹再來說話把一个小丁郎罵的張口結舌抱回
家去見了于氏二目之中淚流美人說我的兒外边有人打你來应丁郎
說母親我不打人就勾了誰敢打我只是罵的我太傷心了我只問你借家倒

是姓灰我父現在何處美人見問止不住口吐悲聲說我的兒你合我要你爹
 上這你爹死主還未定咧悲七切七哭了一回遂將家口姓氏他父親的名字
 与充車的始末原的說了一遍丁即听罢哭了一場又問年七的根基于氏也
 合他說了自此以后丁即还去致書他把每日買菓子吃的錢積存成一塊買
 了一把解手刀子藏在身边心裏念七直想要杀年七堪七長到九岁正遇着
 元香焦即灰閣老府內天放花灯丁即天生的聰明知道年七是灰府的管家
 既是主兒放灯他必定出來照應遂把刀子掖在腿裡想着要去报仇等到黃
 昏時節油出街門走到棋盤街上只見人山人海往東走都說是上灰府看
 灯去的丁即听说暗口欢喜跟在他們后边走到市口裡好不熱鬧此日天
 氣又暖月如白昼一路上那些景致不必細述到了灰閣老府門口把丁即擠
 到八子墻下悄悄北边有一条石春槽他從人空子裡攢到石燈根前上在
 石燈之上往閣老府門前一看只見扎着一座熬山明灯万盞怎見的有詩為

万盞明灯映月光

一庄虛明運雲漢

精工奇巧世无双

一点火光照玉堂

丁即看了一回又不認的誰是年七正犯難為只听有裡边一斥声的喊叫閉
 人閃閃七谷出來放花炮哩丁即听見這話約摸看这个七谷就是年七暗口
 的跳下石燈擠到大門根前在暗处站住只見從裡面出來一人惡眉惡眼跟
 着一些小厮抱着花炮到在門前雁翅排開那人站在台塔上面叫小厮們點
 着炮燵往人空子裡打丁即一見向旁边一位老者問道老谷子那台子上
 站的是年七嗎老者連忙摆手說你这孩子还不怕七的知道是他何必問听
 若叫年七爷听見稿了牙還要割舌頭哩丁即听罢認的是惡賊總要淫腰去
 拔刀子忽听的裡边高叫大谷傳年七谷哩年七一轉身形往常而去丁即心
 內說道难道这个奴才不該麼我今既到此处少不的還要等他出來正然心
 中打美又只見大門內几个小厮噓七哈七一齊乱跑說仔細看看老愚燒
 了衣服丁即正往裡望只見年七復又出來踏在大門裡边叫小厮們出來放

花放炮丁郎一見滿心欢喜把那胆子壯了一壯輕巧的把刀子板在手中攪
了个結實將身一蹶跳在門橋裡邊對準年七的小肚子就是一刀一來是年
七的人高二來丁郎力微雖然用力札了一下不過只札着皮面年七咬嚙了
一聲說是不好快些拿賊那些小懶放炮的放炮看花的看花那裡還听的見
年七喊叫年七是在明處丁郎是在暗處頭一刀子沒有札倒將身一閃跳在
年七背肩照着腰眼又札一刀子到的丁郎年小力活一刀子又沒札倒復又
炤腿腕子札了一下年七疼的難受一跛跌倒在地昏迷如醉丁郎跟上前去
按住后背拿刀子往頸子里亂札誰知中有錯札的並非至命之處只是
札在肉厚的地方年七夜痛難禁連日的喊叫不絕眾小懶們猛然聽見一齊
往裡亂跑這且不提且說小塘正在濟南府與朋友慶賀元宵忽然耳熱心跳
桶桶一美說不好了即替爰板仇要杀年七怎知年七還有几年陽寿我若不
去打救丁郎必遭羅網把夜遊神梅來如此这般分付了一遍夜遊神不敢
怠子往灯市酒舖中來这个舖中吃酒的有一人姓屈名必直綽号屈大汗生

的凶猛开叉高大原來是个開灯的醜鬼正在舖中吃酒夜遊神把他附將起
來酒未吃完往外就跑跑到外坊拔了一根挂酒幌的竿子左右掄開往前直
跑人七知他是个窟頭誰敢挡他七一直跑到灰府門首在裡一跳被門檻子
拌了一跤正七的壓在年七身上那一些小懶家人跑到門裡看見一个大汗
壓着年七等時之間人乱如麻短棍鉄尺把大汗好打七一下哼一聲往下一
壓七的年七乱喊乱叫眾人把大汗搬在旁扶起年七用灯笼一照渾身上
下如同个血人一般年七說疼死我了我把恁這些該死的奴才人家拿刀子
扎我都不管了可曾拿住賊了沒有眾人說已拿住了把年七架在裡回又將
屈大汗攔抱起來此時夜遊神已竟得位屈大汗就如泥塊一般片在班房以
內单芽明早送在衙門去問口供再說丁郎越着眾人開屈大汗往裡一倒
得空油將出來心中甚是如意定了定神思還認着求時的用路回家而去要
知丁郎回家怎樣且看下一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割冤情恩開大洋

救孤子雷擊凶徒

話說于氏夫人天晚不見丁郎回來叫了奴出去張望了几回踪影不見那天將至半夜夫人親自到了門口東西盼望正是夫人思念忽見丁郎來到面前夫人說畜生也不告訴我竟自看灯去了言罷關門到了房中灯亮之前只見丁郎衣服上帶着血迹夫人說畜生你這血是那裏來的小神童逐口應道看灯人多擠被鼻子了夫人把丁郎拉到前仔細一看只見他面如金紙不住直喘夫人心中犯疑說我的兒莫非遇着什麼歹人嗎你來這丁郎到是年小收不住話見他母親問他隨把去年七幸而遇着一個大汗開灯得使回來的话說了一遍夫人所說嘴的向目更色有心打他几下心中却又不忍說小畜生你可坑死人了這場利事怎了的你比年七之時可曾言語來沒有丁郎說既是暗中行刺豈肯言語就是回來在路上也未曾說話夫人說你的刀子現在那里丁郎說我跑出門就叫丟在人空子裡了于氏聽說把頭点了兩點說既然沒言語又沒凶器量來也找不着你從今以後只在家中念書不許出門若要不到我就就不合你過了言罷去他衣換了各自安眠從此緊閉房門

打听年七的消息不提且說於府把奴大汗出了一夜次日稟明於高成高大怒叫听事官送到有司衙門打問口供且說這有司姓海名瑞曾坐過兵備道因為這道得罪權臣降了个知縣這日拜堂放告門上的上司稟道於府听事官要見方纔要是別的官府就要下个請字海老谷生性剛直說叫他進來門上人將听事官傳至堂前朝上打恭說相府昨晚放灯有个凶徒打碎鰲山關人府門把年七谷用刀扎壞性命難保今將凶徒送來審問口供海瑞說尊駕請回我明白了打斃听事官去了把屈大汗帶到堂跪倒又把棍打搶在堂上海老谷分付兩边与屈大汗把繩鎖去了開言問道你什麼名字綠何持刀杀人從矣說來屈大汗往前扒了兩步說青天老谷小人屈枉死了昨晚看灯在館吃酒忽見一塊黑雲往身上一扑一時不省人事並不知怎麼進的相府到五更時醒轉过来渾身疼痛方知是身受捆綁吊在屋內別的事情小人一概不知望青天老谷救命海谷少說心中暗想於高主仆行姪神人共忠或者是神差鬼使擾亂他一番也是有的海谷一来不怕勢利且是又作惡年

七遂不認真了追問往下問道那棍竿是作何用的灰府差役回道這是凶徒
的凶器海谷說你說他持刀朴傷年七怎麼棍竿又是凶器了呢快擡刀子拿
來我看差人說他的刀子不知撒在何處小人門末曾我着海谷做七嘆道滿
口胡說既說他持刀殺人又无凶器况且那棍竿十分沉重一人如何拿的起
來看來是酒後發狂打碎花灯是火余人的事是沒有的了似你門誣人殺人
論來諛打頓大板且看閣下的份上饒你門去要將灰府的差人搯出又把犯
人寄監然後照着酒醉開灯力了一路交書申報上司事畢退堂這且不提且
說灰府差人回去把海谷的話向二管家孫旺說了孫旺也執未曾理論請名
匠与年老調理刀傷不多几日復田如初遲了几天刑部批回海谷的友來把
屈必直死往湖廣武昌府充從海老谷患了差役屈大汗起解而去不提且說
年七有个小老婆环刀十用难以生產把奴生丁即的李准七請求手到落別
養了个兒子狗奴滿心欢喜賞了李婆三兩良子問起他的住處李婆說住在
草帽街年七所說忽然想起当年之說你加街上有個高仲奎可知道及生

秀才么我線知道也理自從高仲奎去后他娘子生了个兒子今年年界未已礼
发了只因灯節看灯坐夜沒上家去他母親怕他在外惹事如今閑在家理不
許出門这个大娘家教好多看哩言罢轉身而去年七听了李婆之言心中暗
上的想道灯節那夜甲刀子札我的影七綽七像个辣子方線奴生婆說的這
話有些对景想必就是这个冤家也未可知我如今若不將他害了定有後患
肉奴起了这个念頭他遂把因犯官司投在他手下使用的一个死賊名叫曹
慶到半夜之時上高仙家去把子氏母子一齐杀死回來賞也两个元宅凶
徒滿口應承等到半夜暗去行事不表再說濟小塘在洛南洛會已完過了灯
節与卦慶云徽承光一破梅商談着往北京而來請話之間小塘忽然往西北
一看嘯一大驚說列位如今高仲奎的兒子今晚有難待我先去救他你門遂
后進京在乎府衙衙家店裡取齊罢言罢將袍袖一抖騰空而起天有黃昏
之時早到北京站在雲端之中往草帽街衙中觀照那天約有二更時分只見

仲奎家牆外一人羸身上房其勢凶猛濟仙一見知是行刺之人措措一靠此人唯恐多端應遭雷擊濟仙不敢怠慢忙把雷部請來將曹慶提在年空之中凶徒被捉一唾眼黑把手中的則刀撇落在他只听着了一声雷响把凶徒劈死撇在皇城以下于氏合丁即睡不多時先聽見院中刀响正然害怕又聽見一個霹靂從房簷上過去裏的滿屋裡落土母子二人只嚇的一夜沒有合眼非到出三杆夫人起來將房門一開見院中子裡放着明光上的一把剛刀嚇的面目更色心神不定忙叫了奴拾起藏在炕洞之內左思右想不知來歷了奴上明前去買豆馬聽見街上人說皇城外霹靂死一人進來告訴于氏于氏聽說這話又一想夜間的事情甚是駭驚這且不提且說年七到已飯時不見曹慶回來正然着急忽有一小廝跑到面前說七谷偕家曹官事的今夜被雷霹死在西皇城外滿街上都嚷起了惡奴听了驚你不止還想着是曹慶該死改且另差人去行刺這丘不提再說小塘晚上救了丁即在朱家店中住下清早起來要去指引丁即逐化了一個醫白年老先生三拿明杖往草場衙門來到

了高家門口打着釘板來回赤了西道美人听在耳內向了奴言道昨晚如事情更入放心不下外面有个算命的先生你去將他叫來看上偕的月台如何叫他指算一条明路了奴听说不多時把小塘碩在院中天井裡坐不復又將門關上手氏同丁即坐在房內先把仲奎的八字說与小塘小塘故意的弄了又弄說这个八字傷官太重不但父母早喪妻子也不能相守現今的運氣却剋旺了雖在外边有貴人扶持又有美妻还主双生貴子自此以后吸鏡重圓夫如偕老此命弄完不知还弄不弄于氏見他說的有些相合又把丁即的生辰說出求他相弄小塘遲了一会說这个命可倒不錯我弄他聰明伶俐將來名登金榜但只一件他一出哈啷就不能見他父親正月的時節瞞着母親出去看打暗用剛刀刺人幸而得脫要網有一今陰人走了風声仇人一心想要害你母子昨日晚上就有凶徒進院幸遇神人相救將凶徒肩雷霹死把一把剛刀吊在你這院中你心中害怕叫了奴埋在炕浪之內可不知是与不是夫人听罢毛骨悚然說先生直是神算但不知目下吉凶如何还求先生指教

小塘說我已算定休要怪我直言凶終已入公官這一个小舍只怕有些難保于氏聽見這話更加驚慌說先生你再古筭古筭看還有個救星沒有小塘說若要救他知也不難只得是遠走高竈而去這他的父親方可以離了此難他余中註定談有兩層田親這一去骨肉相逢破鏡重圓一峯成名報冤削恨于氏聽見這話兩眼流淚閉口不言小神童跳將起來說母親已往之事先生筭的一字不差未來的事情必定也不錯了既然叫這先生費心指了明路母親怎庶難為其來了夫人說我的兒你如此任小又不知你父在於何處可往那里去我忽然知道他的坐落我就放心叫你去矣丁即開言滿眼含淚說拜親難舍使兒使兒豈能舍的母親如今大難臨頭也說不的了若我不知我父的下落還求先生指教指教有何不可小塘聽見說好一位聰明相公我已算定你父今在西南于氏說西南路徑極多知是從那條路上去呢小塘說合公日是有福分的吉人自有天祥包管他走不岔路美人說不知路上可有顛險沒有小塘說一句包了總要早走一旦少一日顛險我的話已說尺把我領出去與于

氏聞言到房中取出二百文錢叫了奴才與小塘小塘說你母子大苦我如今不受謝禮芽着破鏡重圓再領謝銀言罷拿起明杖叫了奴才送出大門伴當而去于氏打發小塘去了手拉了丁即止言同哭了即說母親不必如此倒是衣著先生之言打發狹鬼作速起身為妙于氏說雖然如此我豈捨得叫尔云去丁即說母親美矣趨吉避凶乃是善人只顧了誰捨使兒假如昨日晚上被凶徒將狹鬼一刀杀死難說母親也能拉住我必于氏听了這話半晌无言說我的鬼你說的也近情理待我明日打發你起身去罷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傲承光獲送孤子

小神童辭母脫逃

話說于氏母子哭七啼上一夜无眠將行李收拾妥當就要打發神童起身這且不提且說年七一心要害丁即自從雷劈曹襄之后他又丢了兩個行凶的小廝一名項鳩一名牛二虎每人賞了二兩良子叫他每日在高仙家門口眺望但有俠子出來誰到荒郊望了性命每人還賞兩個元宝這話也且休提再說小塘從高家算命回到店中傲承光一枝梅草慶雲這日也進了京城我

到朱家店与小塘会面小塘把雷劈凶徒打救了即的话說了一遍又差傲承
光護送了即付耳低言分付了几句承光連聲答應小塘又取出一聯柬帖遞
与一枝梅說美弟你也是明日起身先到武昌府共候吳了即会回到那里一
看柬帖自然明白一枝梅領命这且不表且說于氏一夜之間給了即做的道
袍道帽又做了个化綠的直袋將那半面破鏡裝在裏面又裝上了七八兩良
子到了天明与小神童牙上將破鏡的來歷与神童說了母子二人嘔哭一向
趁着天早丁即暗上云門而去止說項鳴牛二虎这日將明的時候就在高家
左右保鑿只听着吱吱一聲開了衙門有一个孩子倒袖氣從裡边哭將云來
往西而去两个賊輕移脚步跟在后边轉芳林角出了右安門到了馬場无人
之处窺行几步跑到頭裡說小厮与我站住小神童听的这话喘的渾身打战
止住脚步午二虎把刚刀亮將云來說你这妖子假粧道童可是高仲拿的兒
子不是了即听的这个問法知是年上使來之人料想着难以支吾連忙跪倒
說二位大爺既然知道我也不敢隱瞞我之直袋裡还有几兩良子送与太爺

放了我與言與將前袋中的良子取可遞与牛二虎牛二虎接過揣在怀中說
小可上实话合你說與我門是年上使了來的也然你有万兩黃金不能買了
此命你到死後可不要恨怨我門言與將刚刀一場就往下落那知傲承光吞
小塘之命早已用隐身法隱任身形遁后跟來見生二虎手牽刚刀要往下落
連忙頭露身形一脚將刀踢落用定身法定住两个惡奴開言說道小童与你
們有何仇恨若上直要害他若要不是吾神前來此子几乎填生我若不給你
个利害恁也不知改过言與拾起刚刀就要動手两个賊奴身子雖不能動却
是还会說話哉上競上只求饒命承光說恁既若上哀求吾神也不肯輕自杀
害生灵我今饒恁上將小童的几兩良子心管拿去見了年上只說是把高仲
拿的兒子杀了不許說是放他逃走二賊聞言滿口應允承光撒了劍訣两个
賊活動起來叩頭謝息承光把刚刀遞与二虎二賊佯常而去承光打死二人
去后看了看了即倒在地下知死了的股上前叫了几声丁即醒轉过来翻身
爬起来見承光站在面前只是亮怔承光說候子不必害怕凶徒已竟被我赶

的走了你也起來去罷丁即定了定神思見承光不是行商之人滿眼含淚說
 我的良子已被賊人拿去如今也走不的了求道谷送我回家去罷承光說你
 可回去不的了若愁沒有費用待我送你一個去處叫恁父子相見言罷走到
 一座破廟之中拿一箇破扇變成一輛小車推到了即根前叫丁即上去將閉二
 目仙家的妙用真真的不錯幸時之間到了武昌府的城外丁即將眼睜開跳
 下車來說道谷這是什玄地地呢承光說這是湖廣省前面就是武昌府了丁
 即說兩北京多少路呢承光說三下六百餘里送你到此你好我你父親丁即
 見沒有半日工夫走了若是之遠知道承光是個異人遂又問道不知我父是
 何模樣可往何處去我承光說我也不認的你父你這一進城去見一個人問
 一個人問到一百單八個上就問着了但不知他肯認不認看你的造化罷了
 言罷將身一晃踪影不見丁即知是神人前來点化望空拜謝已畢就依着承
 光的話走進城去逢着頭一個人一把拉住說大谷曾見我父親沒有那人說
 你這在子我可知道你父是誰用手一隔伴常而去丁即只依承光的言語不

竟老石小逢人便問到一百單七個上末后一個秀士身穿錦綉小人相遂年
 紀只有三十以外看那像貌合他母親吩咐的百語有此相同遂不啻好友上
 前拉往說君子慢行你可是我父親不是仲奎見這一閉不禁笑其咲來說你
 這樣子好沒來由我合你素不識面怎叫起父親來了呀丁即說只因你形
 容相似所以纔敢動問你既不是不知何曾見來沒有仲奎所見是北京弄到
 看了看他那模樣有些彷彿于氏一時觸起心事開言問道我看你這頑童好
 像是北京姓也不知你父姓什名誰作何生理你從何處至此對我說个明日
 我好替你訪問訪問丁即見問約摸看已竟離京三下餘里忽然說了笑話也
 无妨頑童把家鄉住處與他父獲罪元軍得便脫逃的話說了一遍高伸手所
 罷想了想與家中之事向上相投有心就此相認又見有人相隨恐怕走徧
 風聲彼胡老爺知道要問信妻再娶之罪遂把血心一昧說見孫具有兒孫高
 何必爹外相在心我今日且把他妻開再圖机会相認有何不可主意已定何
 丁即說道小姓士你這一片言語我一向不懂休要欺惜你的工夫另往別處

去問罷了即眼合勸淚說君子有所不知只因有位祖仙把我送到此處叫我
逢人便問上到一百單八個上許我父子相見我已問過一百零七俱說不是
未后遇着君子只當是我父親我總吐露真情誰知君子推三阻四連句與話
也沒有呢言罷勸哭仲奎見這光景心中不忍又不好哭那臉青一陣紅一陣
只是暗上飲淚躊躇多時復又開言說僕童我看你命中大若有几句良言囑
付幸你以居有人盤問不可只吐大情怕的是遇着友人又有性命之憂言罷
伴常而去丁即見仲奎說話是山東聲音屈走又有几句開切言語心中疑着
是他父親纔到又要去赴自己又回想到他今既是不肯相認思然世上也是
无益自己悔了公子西城向南而去且說徽光把丁即送到城外用隱身法
隱住身形我到雙陽路口合一枝梅會在一處說小弟的孝事已完持采手大
奇会面目今我要先回北京去了言罷作別木身而去一枝梅忙把小塘給他
的柬帖拆開一看寫的是至武昌南門外江口寺侯此子名叫丁即年方九
岁身穿道袍他要投江之時即便將他救我他打夯歇兒等胡尚書家與王

益房之時你可也去權空將丁即領牛口念劣歌以為認父的由道主他父子
相認方許回京不得有悞后邊寫着劣歌一套苗仙看畢收了柬帖竟奔江口
而去且說丁即一行哭着進了南門飢餓難忍却又无处投奔自己哭着走到
大江岸上前思后想其若難言把心一橫就要投江自尽一枝梅早已在此等
候連忙用手拉住說丁即不可如此等我送你个好去处去罷丁即聽見叫他
的奶名回頭一看見是一個道家說道分我要尋死于你何事快些撒開手去
一枝梅說人死不能生依着我說跟了我自有好处丁即說你別哄我丁早
上也是一位道分把我送到此處許我父子相見我進城我丁半日並元踪影
已竟被他吐了一痰難道还被你哄我苗仙說你有所不知那一位道者是我
的同伴他只管送你至此若娶見你父親還是在我身上丁即說不知凡時可
見苗仙說不過三日以內言罷將丁即領在飯舖之中吃了飯走到關帝廟內
借了一間空房到了晚上点上灯將劣歌教於丁即丁即原有過目成誦之才
不上三遍連歌並腔念的純熟這且不表再說高仲奎回到家中坐在書房之

內想起了即不由的暗上流淚這趕着風英小姐掀簾進來一見仲奎說相公因何傷感莫非什亥心事玄仲奎遮掩說道這二日看書一日傷神方纔去拜朋友又被大風刮到眼裡一個砂子所以只管流淚張氏道方纔來與付我告訴說你遇着个哥兒的獨童問長問短你也同他流淚不知是何緣故仲奎見問遂口答道那一破童原來也是山東人民飄流在外甚苦不堪所以我替他傷心張氏總待又要盤問忽有老院子胡旺前來說道老谷請太谷商議與工的日子在花園立等高仲奎扒不能的這麽一聲忙辭張氏往花園而去張氏見仲奎去了只得也回后宅這且不提且說仲奎到了花園胡尚書道位日高叔起造花廳方纔地理先生擇了日子明日就要與工你可分付管工不胡定雇覓土工先行地脚仲奎答應自去料理事情因謂張氏再問流涕的情由遂在外書房安歇且說打地脚的主在俱佳在南開以外一枝梅開的此信挂做上作頭酌模樣價了这个工程向工即言道今日明尚書家與工你向我去到打券的時節你把那券敬唱上一遍父子就相認了言罷肥丁即領到

街上合土作泥在一處到在胡府丁即站在高阜之處說眾位夥計我有一小券飲內裡包着一片苦情我念一句眾位打上一券可要齊心努力眾人皆應將券祚收拾妥當等候丁即念歌丁即手敲响板高告公道

正月十五鬧元宵

糶糶香天地上燒

則見尋父不姓高

父是秀才好文孝

二月杜甫去遊春

一寸光明一寸金

月英子氏是美母

只因美貌犯災臨

三月桃花滿園開

惹的游蜂陣上來

爲着燒香東岳廟

許看見把計安排

四月提籃去採桑

採桑只爲把蚕養

力忍奴才心不良

童謀打篆我親外

五月端陽景色新

戲龍舟在柳水濱

設計施謀請我親

結拜兄弟高上門

六月三伏似卷雲

燕子双七繞画梁

調戲我母罵一場

回家就起反心腸

七月初七望巧針

織女牛郎得成婚

他人直賴我父親

屈打成招冤怎伸

八月中秋好美天

月兒圓來人未圓

我父充軍上廣南
菊花開放滿院香

烈性親娘把眼矧
母親生下我丁郎

九月初九是重陽
冤仇未報惹災殃

十月美女送寒衣

哭倒長城血淚滴

呵兒尋父把外郎

武昌府裡哭啼上

十一月數九朔朔

灑成水把人凍死

丁郎命裡諷愛若

父親不認小姓上

獵月梅花似粉粧

冬尺陽回思故鄉

丁郎沒奈來打夯

元非借此析衷腸

知音之人听了去

不悲傷也悲傷

父親若要認子

哭奈兒來想茶娘

丁郎把夯歇念了一遍眾人聽見个上落淚伸拳來看土作做工叻見这个夯歌心下着忙說好这个冤家是誰教的這樣夯歌竟是我到此處來念說若思父所見問起根由叫我如何回答不如暫且避去他去再作道理主意已定總要隱言只見一个了奴走來說唱夯歌的那个相公我家奶上叫你去問話里伸拳連忙攔道一个打夯的秧子怎麼入的內室不用叫他進去了奴說大谷

不知是我大奶上聽見夯歌唱的甚苦要叫他進去問他咧言裏拉着了郎竟目進去一枝梅高声道徒弟你今進去可把實話尽情說出來罷了郎不應一聲同了奴進房而去張氏見了郎像貌不俗開言問道你這秧子方纔念的夯歌十分悲切不知是用日的歌詞是親近的故事了郎見問看了看这个如人溫柔與雅他就依着舊仙的分付將實情及皆吐露美人听罢心中甚恻說你父离家之時既是還沒生你自然父子對面也難認識不知你可有什麼憑証沒有了郎見問道這里即從直袋內取出半面破鏡兩手高聲說這原是一面整的我那父母分離之時磕爲兩半各收一塊以爲白后的記認不知那塊今在何處張氏美人看見這塊鏡子忽然想起時常見丈夫在背地裡拿着半邊鏡子流淚不知何故如今那半邊鏡子現在書箱之內何不取出來對上想罢叫了奴端書箱親自打開我言那半邊鏡子合了郎的那塊對了一對分毫不錯美人一陣心酸伸手拉住了郎說我的兒你可認的我這自從你父到了此處就与我配爲夫妻如今已久年了了郎所說滿心欢喜連作上前叩

謝此時仲奎早在簾外听着聽見張氏認下丁郎即忙掀簾進房双膝跪倒要
知仲奎有何話說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張夫人以留孤子 小神童致姓攻書

話說仲奎跪在乎川說多謝夫妻收留孤子非我心狠不肯相認怕的是父惱
妻重所以不敢冒昧張氏慌忙立起說夫主放心自然老谷太上合我那父母
知道有我一方担当仲奎聞言謝過張氏上前抱住丁郎放聲大哭張氏勸他
他父子止住悲慟叫了即淨了面又把惠郎的衣服取了即換了原來張氏生
了个兒子名叫惠郎只比了即小了面斐張氏叫了坏把惠郎我來合了即相
見父分付端上飯來四人同吃忽有一个小僧進來說作頭叫問大谷看是把
那念芬的留下或是叫他去了即听说先就開言說你多拜上那個頭見
就說了他的話了小僧答應一聲轉去而去仲奎向丁郎問道我的兒你說中
了他什麼話呢丁郎把与了一个道人送來又与这个土工頭見教芬說指
的話說了一遍仲奎听说連忙去相思誰知一枝梅早已走了且說一枝梅

用道法出了武昌進了北京到朱家店与小塘會面把丁郎認父的事情前后
說了一遍潘小塘點頭贊說高仲奎忘息負義不認骨肉尺柏這一私進北
京又有性命之憂微承光一枝梅軒慶雲一齊問道高仲奎屢遭項險俱是絃
掌救他他若私自進京果有灾难不知怎樣打救小塘說仲奎進京還有五年
牢獄之灾本當打救於他只因他不認骨肉且有与我也不管他的事了軒
慶雲說咱自家以慈為本到底還該救他一命潘小塘說這是他自作自受如何
能以救他只可保全他的性命罢了如今還有一庄心事自從解子王英收
惡向善拜我為師与高仲奎家根信回轉山東我又差他往四川採藥如今他
有一場灾难須得我去微夫弟隨我為伴軒妻弟与苗夫弟还在北京守着仲
奎有難之時好救他的性命言畢取出一封柬帖說二位美弟収好外面有開
封的日期臨時一看自然明自付已完与微仙一同出京往四川而去一枝
梅利軒慶雲在京等候不提再說他奎認了丁郎張鳳英把此事先稟了胡老
夫人這位夫人乃係王氏原是張小姐的乾娘后来做了婆媳甚是相得遂把

此事委曲宛轉告訴了胡尚書這位翁爲人耿直聽見此事心中大怒要將仲
牽碾云王氏太七再三相勸怒氣方消叫交童把仲牽合丁即叫到根前丁即
行礼已畢一旁跣立胡老翁見了眉清目秀像貌清奇心中也竟歡喜開言問
道你叫什麼名字把你諱父的始末說與我听神童見問滿眼垂淚說小孫已
未起孝名奶名丁即遂把家中事情說了一遍胡老翁點頭贊說准爲你小
七年紀竟有這番本事又問仲牽言說既然你有前妻當日何不實說若不是
爲這好漢子定不容你我今與丁即起下孝名隨我胡門叫他胡世顯小孫惠
即叫他胡世顯日請師一同收書不可叫他們閑頑仲牽听了這緣放下心
束利頭明過領着丁即見了王氏夫人回到西宅棟了个入孝的日子請師入
孝这不表再說高仲牽認于之后不知不覺將近一年雖然父子相認時常思
常思念前妻遂合張氏商議要親自進京接取于氏張氏听说甚是空喜仲牽
稟明胡老翁老翁依允究云二百兩良子做路着催下驢子差胡旺張明一同
上京仲牽看了西行的日子將丁即托付張氏主仆三人往北京而來一路无

詞那日進了順城門天色尚早仲牽恐相遇着快人又惹是非遂叫掌轡的將
牲口趕到安府衙門朱家店內暫且住下等到晚上好回家去適趕着苗二
人閑遊回來從仲牽任房門前一過見是仲牽在內二人到了自己房中觀度
雲向一枝梅言道這不是高仲牽已竟來了教掌的柬帖寫的是今日開班階
就看見是何言語言罷取柬帖拆開一看寫的是高生進京也下此店苗二
弟可扮作相面的先生叫他此日不可回家至次日難星已過就无妨碍了他
若不听良言入了罗網再看着后边一行小字自然明白二人也不再往下看
慶雲眼了柬帖一枝梅當下化獻了个相面的先生走至高仲牽的門前說信
陰陽者明灯指路不信陰陽暗中推車有疑難事者一觀氣色立時决断此時
仲牽杌黑不黑又不敢早回家去看見是一个相面的先生遂即讓到房中要
看氣色苗仙故意的看了一看說我看尊客十年前甚是低微幸有了有些救
星不至齋食十年后倒还罢了有衣有食又有好妻妾子去年还有骨肉相逢
之喜但目下氣色甚是不濟別說不可言店就連房門也不可言去到明日難

星已退在憑行走就沒有事了仲牽听罢送了一分卦札打發一枝梅云去心下自思這不人相的倒也極佳但我已竟到了此处恨不能即刻回家如何能已寺到明日不免黃昏以后再往家去看來也也無妨碍主意已定好友寺到掌灯的時候掖上了而封良子叫張明跟着云店往家而去安府衙衙离仲牽家原不甚遠急忙上走到自己門首將門拍了几下了却云來問是何人仲牽低言說道了頭快着開門我是你主子來了了却听說也不及再問虛笑即忙奮身撥於于氏于氏心中疑惑說別了輕易開門你去問上他是何年离家可有什麼憑據沒有了却復又云來說你既然是我家主回家可有什麼憑據仙牽聞言暗上點頭誇于氏的心細說了頭我是你丁郎相公拿着破鏡我了的快着開上門罢了却又進去向于氏言道他說是相公拿着破鏡我了的這可斷不錯了于氏說既然如此快些開門去罢了却听說急往外走不料被二門樞上的釘桂住衣服一時摘不下來仲牽在門外等著忽見從北來了兩個灯笼心中害怕急上將門重拍了几下說還不快開巡夜的來了了却听

說也顧不的輪絢徑前一掙把衣裳持了一塊跑將云來將門開七更未唐牽未說張明夜已深了你且回去明早來問信罷話沒說完灯笼已到根前仲牽速進門內把門閉上張明見此光景也就速回巷口這也是仲牽合訣有事方纔這对灯笼原是年上從趙文華家回來從此路過剛走到高仲牽家門首見有一人往裡上閃將門閉上惡奴猛然想起此處係高仲牽的住家他家裏子是个寡居更深夜靜有人進去定有緣緣遂向小婢許祿言道你今晚不要回家就在處臨近地方我店住下村打听方纔進去的是他家何人明早若你回信言罷一催挫口跟着灯笼回家而去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本

